

FANKE

理论视角下的

翻译实践

白书婷 杨秀卿◎著



兵器工业出版社

理论视角下的 翻译实践

白书婷 杨秀卿 著

兵器工业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理论入手，尽量涉及有关翻译的核心问题和翻译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如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认知（二元论）问题。既讨论文学（诗歌）翻译，又思考翻译实践（广告语），以使给读者以全景式的画面。本书的后半部分则以大量实例来验证理论的可行性，同时也显示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互为表里，呈螺旋上升态势，使研究不断深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践 / 白书婷，杨秀卿著. —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2008. 5

ISBN 978 - 7 - 80248 - 052 - 0

I. 理… II. ①白…②杨… III. 英语 - 翻译 IV. 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903 号

出版发行：兵器工业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宜今

发行电话：010 - 68962596，68962591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邮 编：100089

责任校对：郭 芳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 号

责任印制：赵春云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14. 56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8 千字

定 价：38.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翻译需要理论的指导，这是绝大多数翻译工作者的共识，其重要性亦无须赘言。

本书试图从更大的视角入手，以给翻译实践者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

相对于现在多数翻译书籍而言，本书做了如下的努力：(1) 尽可能将最新的理论纳入本书，按时间顺序介绍出来；(2) 尽可能使理论深入浅出，易于理解，着重突出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3) 从宏观的角度着眼，尽可能顾及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4) 某些章节的结尾分别列出章节中内容的出处，以便于学生顺藤摸瓜，继续追问下去，将一个问题搞清弄透。

本书的对象是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和翻译工作者。我们希望正在从事翻译或有志于翻译工作的人，学习本书后，能对翻译的一些基本规律有所了解，有所遵循，从而获得教益，即提高自己的翻译技巧和翻译质量。本书适宜做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翻译课及研究生课补充材料，以及各类翻译人员自学进修的参考书。本书若用做英语专业翻译课教材，可供一学年使用，因翻译课最好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所以讲翻译理论与做翻译练习穿插进行，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成效。由于本书为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编写，故而书中的英文著述均未再蛇足地译作汉语，这样或许反倒能培养、训练他们阅读原版理论著述的能力。

本书的1、2、4、7章主要由白书婷完成，3、5、6、8章主要由杨秀卿完成。

编写本书时，得到朋友和同事们热情耐心的帮助，特别是石

爱伟同志不仅热情指导，而且慷慨共享资源，在此作者献上最诚挚的谢意。

因为本书成书仓促，虽两历寒暑，仍难免失之粗糙，在精细性和系统性方面大显不足；也许某些地方挂一漏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书权当引玉之砖，不足之处，浅陋之点，还望不吝教诲指正，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

作 者

2008 年 5 月

目 录

1 概论	1
1.1 翻译的本质	1
1.2 翻译的批评	2
1.3 语言交流中意思的传递	2
1.4 地位问题	3
1.5 翻译学	4
1.6 形式与内容	4
1.7 回译 (back translation)	6
1.8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7
1.9 翻译中的二元对立	8
1.10 读者的地位	11
1.11 译者的素质要求	11
2 文化与翻译	14
2.1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17
2.2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Doctrines	19
2.3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Thoughts and Science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1920s-1930s)	20
2.4 Translation since the year 1949 (earlier part; 1950 – 1970 materials; from 1980s up to now)	23
2.5 Conclusion	27
3 翻译研究中的二元论	29
4 翻译三论	45
4.1 Translatability and Poetic Translation (诗歌翻译)	45

4.2 Accommodation in Translation (翻译中的“迁就”)	124
4.3 Advertisement as a Writing Style and Strategies on Its Translation (广告语的翻译)	131
5 翻译方法与技巧	148
5.1 词义的选择 (搭配、引申、褒贬等)	148
5.2 增词法 (包括重复)	151
5.3 重复法	154
5.4 省略法	155
5.5 正反转换法	157
5.6 被动语态的译法	158
5.7 定语从句的译法	160
5.8 习语的译法	162
6 翻译练习	165
7 文体翻译	188
7.1 广告的翻译	188
7.2 格言汉译英	191
7.3 散文翻译	193
7.4 诗歌翻译	200
7.5 箴言选译	204
8 英语专业8级考试难度题翻译专项训练	208
训练一 (C - E)	208
训练二 (C - E)	208
训练三 (E - C)	209
训练四 (C - E)	210
训练五 (E - C)	211
训练六 (E - C)	212
训练七 (C - E)	213
练习八 (E - C)	214
练习九 (C - E)	215

练习十 (C-E)	216
练习十一 (C-E)	217
练习十二 (C-E)	218
练习十三 (C-E)	220
参考文献	222

1 概 论

1.1 翻译的本质

人们对本质的解释是，它有那样的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丧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考察人类生活发展史，我们会发现，翻译理当是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时请来帮忙使“相解”的人所作的工作或活动。译者就是做这项工作的或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这个定义与语言学研究家所言不同。他们的落脚点是语言，是“用目的语把源语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活动”，所以他们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研究的深入，语言的纯抽象研究变得没有前途，于是新兴起语用学，它把语言放置于应用的范畴里来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社会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死的语言。在这一意义上，机器翻译的发展将是永远滞后的，因为它不可能穷尽语言的全部可能性。而人却能灵活地随机应变，故而翻译的质量也毫无疑问是人译的好。再返回到上文的本质上来。翻译的出现必定是以口译为先，笔译是后来文字出现后才产生的。设想，当两个不能交流的人在一起，他们只能通过口译这个媒介、中间人来架起沟通的桥梁，不论译者是说还是比画，还是其他什么途径，总之是两人交流成功，满意而去。由此我可以断言，评价翻译成功与否的唯一的终极的标准是交流是否成功。凡是使交流失败，或使交流艰难地进行的都是译者不称职的表现。你或许要问，交流是成功了，但不准确、不完美怎么办？下面就来谈谈所谓完美的问题。

1.2 翻译的批评

首先，让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龄青年找对象。他们绝大多数对媒婆的态度是不太苛求的，而且对姑娘（姑且就以男同志为主体）的要求也不太高，能凑合就算。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当然也有人会坚持，我就要满意的，要不我宁愿不娶。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过可能招来邻人的闲话，暗地里嘀咕你是否有病。所以，差不多的译文是可以充数的，只要没有太明显或关键错误，只要使交流顺利进行，就应该可以，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放弃追求完美，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译本。我只是反对吹毛求疵、骨头里挑刺式的翻译批评家的批评方法。和上文所提的口译同样，笔译也是一次交际活动的过程。如果我们将翻译的本质看作是一种需要，那么那种为“翻译而翻译”的做法其实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虽然显得是“完美”一些，却不免让人觉得造作扭捏，令人生厌，不若一气呵成的清纯自然。这也就是我的审美观，不自然就不美。至于准确，我们认为翻译中没有绝对准确之说，只能是最大近似。理由如下。

1.3 语言交流中意思的传递

我们开始认识语言时也许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即语言是帮助我们把我们想表达的意思传递给对方的工具。形象地说，即语言像是一条传送带，意思是传送带上的物品，随着传送带的前行，意思就被送到了目的地。若是如此，那意思就能完好无损地传过去，翻译也就能达到损耗极小地完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意思的传递其实是说话人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将听话人大脑中与所讲内容的知识储备启动而使听话人理解的过程。将此复杂句换一种说法，就是，听话人要想听懂必须首先

有相关储备，有这种被启动的潜力，否则便如同给小学生讲代数几何一样，他是难以听懂的。对牛弹琴的比喻是有点过，因为我们与动物毕竟有着大脑不同这一根本区别。另外，我们现在学校教育存在文理科的差别，文科生不理解理科内容并非是因为我们不属于同种语言的人种，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那些相关知识。而理科生对文科内容的理解也因知之甚少而受到很大牵制。

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绝对忠实的翻译。因为同种语言尚且存在说听两方的种种差异，更何况介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呢？这是否也给我们对翻译的研究指明了另一条更为有价值的道路呢？

1.4 地位问题

这里地位是指原文的地位。我们曾经把原文的地位放在首位，“忠实”派的研究就是据此。任何离开文本的举动都被视为叛逆。然而，这是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参照以上的讨论，我们翻译的任务是传递意思，在笔译中，原作者的个人历史、生活经历及环境等方面其实就影响着我们对他的作品的解读。若抛开这些，死对文本，恐怕是事倍功半的。翻译的第一步自然是理解，理解都有问题，何谈翻译得好呢？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读者。作为译者，我们要时时刻刻想着心目中看我们译作的人。译者个人的风格是不可避免的，但了解和把握读者的知识水平程度至关重要。我们译成什么样的文字都要看面向谁？若是小孩，那要浅显易懂，加必要解释；若是一般读者，那要正式文体，略具文采；若是高级读者，那就可以大显身手，专业术语也可出现，对有的古典作品，甚至建议用文言，以显其庄重典雅。

所以片面对文本的研究，认为那就是翻译的全部，是不全面的、不应提倡的。

1.5 翻译学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人把它当作数学来对待。即纯粹从假设到假设，通过逻辑思维，然后得出结论。这在我们看来是引人走上歧途的。不论是语言学框架下研究，还是文化框架下研究，还是翻译哲学框架下研究，翻译学必定是应用学科，就像是物理与化学学科借用数学来帮其发展一样，其本身的研究不可像数学那样。我认为，翻译学本身不可以当作目的来对待，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翻译的研究，让结论指导翻译实践。而研究的过程是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的，我们要用尽量严密的逻辑思维，要用演绎法或归纳法，既考察前人的翻译实践，对其做出解释，又要通过一种不断成熟的理论来指明往后译者需朝向的方向。今天的翻译界，有点儿钻牛角尖儿，大量的文献似乎都要把自己标榜成最为科学的，对经验式的领悟批驳得体无完肤。其实，经验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哪里可以只靠凭空的思想呢？而且，思想得不到验证而只顾往前走不是极危险的吗？所以，前人的经验也要重视，唯有当我们在发现它有致命弱点时，才可以批驳然后放弃。况且，后人的哪一个学科、哪一项研究又是没有传承而横空得来的呢？我们翻译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其实就应该是翻译史，有人已经在做这个工作，对前人的翻译理论及实践作个总结，并在总结过程中扬弃，或许可以提出更为合理、更为有价值的理论来。

翻译学是应用学科，我们强调，大家应该回归到它的应用本位。

1.6 形式与内容

先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翻译实践证实，凡是翻

1 概 论

译得符合读者品位的作品都流传广泛。诸如佛经的翻译，或是林琴南的文学介绍，或是严又陵的“雅”（古文）的形式的选择。钱钟书就说过宁愿看林译而不愿读原作的话。这固然显示出钱钟书个人的偏好，但也同时揭示一个真理，“悦人”是至关重要的。好的译本摆放在一起，真正是“美人千面，皆悦于目”。当然，内容是以不错为基本要求的，可是“错”与“对”也很难给出一个数学上那样的评判来。我们有一些批评家是主张“对”得过了头的。他们要求不能有任何的增删，即使是字句的顺序也最好不要改动。这里，我不必多说，诸位只要翻阅前一二十年的不少翻译论文就可明了。“忠实直译”派与“引入新鲜表达”派的文章我是不大理解的，为什么对汉语语言形式就如此瞧不起、不自信？非要引入人家的表达方法来？我们自然可以有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学思维严密、逻辑严密，其实大可去学西文，学习的过程自然可以帮你形成所谓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翻译似乎没有必要担当这个责任。况且，靠读比方说德文译文就一定能提高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也大可值得怀疑。

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也许我们这样分开来讲，已经犯了哲学错误，内容和形式本不可分，只不过为了说明事实才故意分而述之的。所以我们追求合乎汉语规范的译文，正如汉译英时，也要合于英文的规范。在某些人眼中，也许不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要符合英文的规范，只有这样才显得“洋气”。

译文生硬难读，如骨鲠在喉，人见而畏之，哪有兴趣读下去？翻译不失败而何？译文漂亮流利，读之如沐春风，心胸畅快，即使有些小错，只要不犯负法律责任那样严重的错误，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况且，试想我们读的是原文，我们又能百分之百读懂吗？我们又能百分之百理解原作者的意图（intention）吗？为什么要要求翻译去达那个虚幻的百分之百呢？况且译者又有各自的理解（interpretation）和风格（style），哪能一厢情愿地要求译

文数学似的千篇一律呢？或是一定学了某某大家的风格才算好呢？

1.7 回译（back translation）

回译，是西方翻译研究家提出的从语言对比研究的角度来考察翻译的方法。他们用回译的方法来判断译文是否十全十美地将原文译为目的语中去。这是一个十分幼稚而不可靠的办法。每种语言对现实（reality）的反映都形成一套独特的系统，名（signifier）与实（signified）的关系虽说都存在，然而词义和语法却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像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所以，也许正是因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语系，或至少是近邻，他们才用回译这种方法。我们却在一本书上，也见到英汉语互相回译。也许这个回译的例子正好证明回译的不可靠。我们从以下两点就可以说明问题：

1) 搭配（collocation）就可以说明语言的非“理性”（arbitrariness）。经典的例子是，英语中的 addled eggs/rancid milk，汉语中量词的应用，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每个语言里都有，更遑论语言之间的对译了。追求词义的一一对应那是一厢情愿的思想，尽管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

2) 语法。这里我主要指句法。有人说，语言中句子结构的逻辑严密造就逻辑思维严密的民族，例证是德语。也许是吧。但把德文译作中文，一定也要抛弃我们的句法规范，而拙劣地模仿德文的冗长，这样就一定能够再现原文的逻辑严密，我看未必。倒是很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释卷而去。

若是根据回译而判断译得好坏，那更不合理。因为我们翻译是给不懂得原文的人看的。假如你是讲双语者，那大可读原文和译文而直接进行对比，何苦看回译呢？若是想通过读回译学习别国语法，那也是事倍功半的事，哪如直接去学那国语言的语法基础呢？

1.8 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以用翻译史来说明。佛经的翻译是中国文化首次对外来文化大规模的接纳的象征，我们姑且可以将其当作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治国手段，因为佛教思想是教人行善积德，把现世的不满寄托于来世。大众对某一文化的接纳，其实统治者也是无能为力的，高压政策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虽然可以说佛教传入后在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但毕竟也受到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点必须承认。

后来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虽然表面看来是传教士们自己的宗教热忱而导致的繁荣，其实追根究底是人民对现实统治者的不满的反映，他们把理想中的幸福放置于天堂，使目前的苦痛得以容易忍受些。基督教的影响在我国南方较北方更广泛一些。一个是地域的因素，即传教士最先在南部港口登陆；一个是北方受佛教的影响深远，而且两者在对来世的本质观点上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至于近一二百年前西方科学的引入，那更显示出文化因素。我们落后就会挨打，有志之士及统治阶级内部部分官僚看到，这是科技不如人的后果。当然有人说那与落后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错，但我们设想，假如我们的武器很先进，正如清史学家所讲，假如清帝王们投入金钱来发展技术、研制武器，而非建筑奢靡豪华的宫殿园林，那大量的翻译的材料或许就是别样的内容了吧。

历史具有太多的偶然性，我们无法再假设下去。但我们可以观历史，思今天，我们缺什么就应向内引入什么，不能等到急需了才着手去做。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想让人了解我国文化，那我们就要把我中华文化用异邦的语言传递过去，不准确不要紧，等到他们感兴趣了，他们自然会专门来学，而非依赖翻译。我们大

可不必害怕因不准确而丢了我们文化的精华所在，倒是因译文的生硬难读而可能被人拒之千里之外。

另外，近来关于中国人在国际场合讲中文还是讲外文的讨论异常热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东西。一般而言，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直觉地爱着自己的本土文化。说外文的表面虽说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其实内心深处隐藏着对异文化的羡慕。我们不必口诛笔伐，倒是可以反思一番：既然羡慕人家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没有；那句广告语“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说得太好了，我们就应该通过翻译介绍或直接学习外文来达到至少“我也有”的效果，无论是政治的民主，或是经济的发达，或是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等。

所以要保护和弘扬中华文化，翻译先行。没有翻译的交流，导致两个后果：要么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例如清末；要么崇洋媚外，例如时下的某些人。

要达到中西文化的融合，我们尚需走一大段路。没有平等的对话权，一切都是空谈。正如有人讲笑话，等到外国人抢着翻译中国图书时，那就是中国最强大之时，中华民族最兴旺之时，中华文化最辉煌之时。

1.9 翻译中的二元对立

二元是个哲学概念，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应用二元思维来说明问题，有时往往看重其一，而忽略其二，实在是犯了逻辑错误的。

1.9.1 直译与意译

这是探讨翻译方法时提出的两种方法，然而这种提法本身就有缺陷。因为任何翻译都是意译，即对意思的翻译。译者脑海里早已进行了好多诸如选词、考虑读者等的权衡调适活动，哪里可以 word for word 或 sentence for sentence 地翻译呢？倒是 meaning for

1 概 论

meaning 是个可赞同的说法，可是什么是 meaning 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话题。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或阐释学理论去探讨。所以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二分法。

1.9.2 归化和异化

这是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时提出的。归化即偏向读者，异化则偏向原文。我们无法简单说哪种策略更为可取，因为策略的选择决定于译者的目的。假如译者把本文化放在本位的位置上，那么在译介外来文化时译者会采用归化的策略，因为译者的出发点是拿来主义，如“西学为用”即是一个好的例证。反之，则会异化。认为我们应多向他人学习，即学习“新的表达手法”。而向外介绍我方文化时，前者要异化，即尽量保持我方文化不被曲解，维护其经典性、正统性。后者则为外国人着想，尽量让他们易懂。所以，我认为，简言之这其实显示出一种文化观。这里可以将国外的几组说法拿来，因为说法虽异，内涵则一。Instrumental/documentary translation, dynamic/formal equivalence, 这些策略的选择都可以用我们前面讲到的文化原则去对待。

1.9.3 深化和浅化

这是一种不大正确的说法。我们翻译时，不能说有意深化，有意浅化。或许，在面向儿童时，我们可以浅化，因为怕他们看不懂。比如说，《论语》简易读本。深化却不知为什么了，也许是指译得古雅些，或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那不适合叫深化吧，还不如叫“雅化”。

1.9.4 宏观和微观

宏观和微观在英文里叫 global and local。我想，这是指翻译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上行，找出翻译的本体方面的东西；二是下行，在细微处发现问题，挖掘探讨。其实任何科学的研究不都是这样的路径吗？下文谈到的几组概念即是这组概念的延伸。

1.9.5 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

语言学派的研究意图使语言成分“原子化”，越小越好。通过